

清尊錄

說畧十七

雜記
十七

政和初冀州客次中或言某官之家有異事語未畢而某官者至因自言某妻生一男一女而死某既再娶矣一日亡妻忽空中有聲如小兒吹吶子狀三二日輒一至某問之曰君亦有形乎曰有之卽見形如平生敘舊感泣然近人輒引去常相距十許步因謂曰昔爲夫婦今忍不相親於是

相與坐堂中某起執其手則堅冷如冰鐵
妻勃然掣手去後五日乃復來愠曰前日
遽驚我何耶某再三謝之竟不可近久之
後妻忽夢其先祖云汝夫前妻爲恠乃陰
府失收耳今已召捕且獲後數日果絕
建炎初關陝交兵京西南路安撫使司檄
諸郡凡民家畜三年以上糧者悉送官違
者以乏軍興論金州石泉縣民楊廣貲鉅

萬積粟支三十年因是悒悒得疾廣故豪
橫兼并其鄉鄰甚患苦之旣病篤絕惡見
人雖妻子不得見自隙窺之則時粹所藉
稻藁而食累日所食方數尺乃死斂畢棺
中忽有聲若搥蹋者家人亟呼匠欲啓棺
匠曰此非甦活殆必有恠勿啓其子不忍
啓之則一驢躍出嘶鳴甚壯衣帽如蟬蛻
然家繫之隙屋中一日其子婦持草飼驢

忽跳齧婦臂流血婦麤暴忿怒取抹草刀
刺之立死廣妻遂訴縣稱婦殺翁縣遣修
武郎王直臣往驗之備得其事

與元民有得闌遺小兒者育以爲子數歲
美姿首民夫婦計曰使女也教之歌舞獨
不售數十萬錢邪婦曰固可詐爲也因納
深屋中節其食飲膚髮腰步皆飾治之比
年十二三嫣然美女子也攜至成都教以

新聲又絕警慧益祕之不使人見人以爲
奇貨里巷民求爲妻不可曰此女當歸之
貴人於是女僧及貴游好事者踵門一覲
面輒避去猶得錢數千謂之看錢久之有
某通判者來成都一見心醉要其父必欲
得之與直至七十萬錢乃售旣成券喜甚
置酒與客飲使女歌侑酒夜半客去擁而
致之房男子也大驚遣人呼其父母則遁

去不知蹤跡告官召捕之亦卒不獲時張子公尹蜀云

鄭州進士崔嗣復預貢入都距都城一舍宿僧寺法堂上方睡忽有聲叱之者嗣復驚起視之則一物如鶴色蒼黑目炯炯如燈鼓翅大呼甚厲嗣復皇恐避之廡下乃止明日語僧對曰素無此恠第旬日前有叢樞堂上者恐是耳嗣復至都下爲開寶

一僧言之僧曰藏經有之此新死屍氣所變號陰摩羅鬼此事王碩侍郎說

狄氏者家故貴以色名動京師所嫁亦貴家明艷絕世每燈夕及西池春遊都城士女謹集自諸王邸第及公侯戚里中貴人家帘幕車馬相屬雖歌姝舞姬皆飾璫翠佩珠犀覽鏡顧影人人自謂傾國及狄氏至靚粧却扇亭亭獨出雖平時妬悍自銜

者皆羞服至相忿詆輒曰若美如狄夫人
邪乃敢凌我其名動一時如此然狄氏資
性貞淑遇族遊群飲澹如也有滕生者因
出遊觀之駭慕喪魂魄歸悒悒不聊生訪
狄氏所厚善者或曰尼慧澄與之習生過
尼厚遺之日日往尼愧謝問故生曰極知
不可幸萬分一耳不然且死尼曰試言之
生以狄氏告尼笑曰大難大難此豈可動

邪具道其決不可狀生曰然則有所好乎
曰亦無有唯旬日前屬我求珠璣頗急生
大喜曰可也卽索馬馳去俄懷大珠二囊
示尼曰直二萬緡願以萬緡歸之尼曰其
夫方使北豈能遽辦如許償邪生亟曰四
五千緡不則千緡數百緡皆可又曰但可
動不願一錢也尼乃持詣狄氏果大喜玩
不已問須直幾何尼以萬緡告狄氏驚曰

是纔半直爾然我未能辦奈何尼因屏人
曰不必錢此一官欲祝事耳狄氏曰何事
曰雪失官耳夫人弟兄夫族皆可爲也狄
曰持去我徐思之尼曰彼事急且投他人
可復得邪姑留之明旦來問報遂辭去且
以告生生益厚餉之尼明日復往狄氏曰
我爲營之良易尼曰事有難言者二萬緡
物付一禿媪而客主不相問使彼何以爲

信狄氏曰奈何尼曰夫人以設齋來院中
使彼若邂逅者可乎狄氏頰面搖手曰不
可尼愠曰非有他但欲言雪官事使彼無
疑耳果不可亦不敢強也狄氏乃徐曰後
二日我亡兄忌日可往然立語亟遣之尼
曰固也尼歸及門生已先在詰之具道本
末拜之曰儀秦之辨不加於此矣及期尼
爲齋具而生匿小室中具酒殽俟之晡時

狄氏嚴飾而至屏從者獨攜一小侍兒見
尼曰其人來乎曰未也唄祝畢尼使童子
主侍兒引狄氏至小室奉簾見生及飲具
大驚欲避去生出拜狄氏答拜尼曰郎君
欲以一卮爲夫人壽願勿辭生固頷秀狄
氏頗心動睇而笑曰有事第言之尼固挽
使坐生持酒勸之狄氏不能却爲酌卮卽
自持酒酌生生因徙坐擁狄氏曰爲子且

死不意果得子擁之卽幃中狄氏亦歡然
恨相得之晚也比夜散去猶徘徊顧生挈
其手曰非今日幾虛作一世人夜當與子
會自是夜輒開垣門召生無闕夕所以奉
生者靡不至惟恐毫絲不當其意也數月
狄氏夫歸生小人也陰計已得狄氏不能
棄重賄伺其夫與客坐遣僕入白曰某官
嘗以珠直二萬緡賣第中久未得直且訟

于官夫諤貽入詰狄氏語塞曰然夫督取
還之生得珠復遣尼謝狄氏我安得此貸
于親戚以動子耳狄氏雖恚甚終不能忘
生夫出輒召與通逾年夫覺閑之嚴狄氏
以念生病死余在太學時親見

崇寧中有王生者貴家之子也隨計至都
下嘗薄暮被酒至延秋坊過一小宅有女
子甚美獨立于門徘徊徙倚若有所待者

生方注目忽有騶騎呵衛而至下馬於此
宅女子亦避去匆匆遂行初不暇問其何
姓氏也抵夜歸復過其門則寂然無人聲
循墻而東數十步有隙地丈餘蓋其宅後
也忽自內擲一瓦出拾視之有字云夜於
此相候生以墻上剝粉戲書瓦背云三更
後宜出也復擲入焉因稍退十餘步伺之
少頃一男子至周視地上無所見微歎而

去既而三鼓月高霧合生亦倦睡欲歸矣
忽墻門軋然而開一女子先出一老媪負
笥從後生遽就之乃適所見立門首者熟
視生愕然曰非也回顧媪媪亦曰非也將
復入生挽而劫之曰汝爲女子而夜與人
期至此我執汝詣官醜聲一出辱汝門戶
我邂逅遇汝亦有前緣不若從我去女泣
而從之生攜歸逆旅匿小樓中女自言曹

氏父早死獨有已一女母鍾愛之爲擇所
歸女素悅姑之子某欲嫁之使乳媪達意
於母母意以某無官弗從遂私約相奔墻
下微歎而去者當是也生旣南宮不利遷
延數月無歸意其父使人詢之頗知有女
子偕處大怒促生歸扃之別室女所齎甚
厚太半爲生費所餘與媪坐食垂盡使人
訪其母則以亡女故抑鬱而死久矣女不

得已與媪謀下汴訪生所在時生侍父官
閩中女至廣陵資盡不能進遂隸樂藉易
姓名爲蘇媛生游四方亦不知女安否數
年自浙中召赴闕過廣陵女以倡侍莫識
生生亦訝其似女屢目之酒半女捧觴勸
不覺兩淚墮酒中生悽然曰汝何以至此
女以本末告淚隨語零生亦媿歎流涕不
終席辭疾而起密召女納爲側室其後生

子仕至尚書郎歷數郡生表弟臨淮李從
爲余言

大桶張氏者以財雄長京師凡富人以錢
委人權其子而取其半謂之行錢富人視
行錢如部曲也或過行錢之家設特位置
酒婦女出勸主人皆立侍富人遜謝強令
坐再三乃敢就位張氏子年少父母死主
家事未娶因祠州西灌口神歸過其行錢

孫助教家孫置酒數行其未嫁女出勸容
色絕世張目之曰我欲娶爲婦孫皇恐不
可且曰我公家奴也奴爲郎主丈人隣里
笑恠張曰不然煩主少錢物耳豈敢相僕
隸也張固豪侈奇衣飾卽取臂上古玉條
脫與女且曰擇日納幣也飲罷去孫隣里
交來賀曰有女爲百萬主母矣其後張別
議婚孫念勢不敵不敢往問期而張亦恃

醉戲言耳非實有意也逾年張婚他族而
孫女不肯嫁其母曰張已娶矣女不對而
私曰豈有信約如此而別娶乎其父乃復
因張與妻祝神回并邀飲其家而使女窺
之旣去曰汝見其有妻可嫁矣女語塞去
房内蒙被卧俄頃卽死父母哀慟呼其鄰
鄭三者告之使治喪具鄭以送喪爲業世
所謂件作行者也且曰小口死勿停喪卽

日穴壁出瘞之告以致死之由鄭辦喪具見其臂有玉條脫心利之乃曰某一園在州西孫謝之曰良便且厚相酬號泣不忍視急揮去卽與親族往送其殯而歸夜半月明鄭發棺欲取條脫女蹶然起顧見鄭曰我何故在此亦幼識鄭鄭以言恐曰汝之父母怒汝不肯嫁而念張氏辱其門戶使我生理汝於此我實不忍乃私發棺而

汝果生女曰第送我還家鄭曰若歸必死我亦得罪矣女不得已鄭匿他處以爲妻完其殯而徙居州東鄭有母亦喜其子之有婦彼小人不暇究所從來也積數年每語及張氏猶忿恚欲往質問前約鄭每勸阻防閑之崇寧元年聖端太妃上仙鄭當從御妻至永安將行祝其母勿令婦出遊居一日鄭母晝睡孫出僦馬直詣張氏門

語其僕曰孫氏第幾女欲見某人其僕往
通張驚且怒謂僕戲已罵曰賤奴誰教汝
如此對曰實有之乃與其僕俱往視焉孫
氏望見張跳跟而前曳其衣且哭且罵其
僕以婦女不敢往解張以爲鬼也驚走女
持之益急乃擘其手手破流血推仆地立
死儻馬者恐累也往報鄭母母訴之有司
因追鄭對獄具狀已而園陵復土鄭發冢

罪該流會赦得原而張實推女而殺之雜
死罪也雖奏獲貸猶杖脊竟憂畏死獄中
時吳拭顧道尹京有其事云

建炎初劇盜張遇起江淮間所至噬螯無
噍類衆且數十萬其裨將馬吉者狀絕偉
善用兵然頗仁慈每戒軍士勿妄殺人曰
爲盜脫饑耳得食則已奈何廣殺凡虜獲
士人及僧道輒條別善遇之有疾病視其

起居飲食甚篤士卒得女以獻者置別室
訪其親戚還之無所歸者擇配嫁娉由是
遇帳下譖之曰是收軍情者遇怒掃場欲
斬之呼至數其罪嘻笑自若曰賊殺賊豈
須有罪邪何云云如是我死固分耳既就
地坐瞑目合爪視之死矣遇雖殘忍亦爲
變色左右至流涕古稱得道至人以至佛
菩薩多隱盜賊牢獄屠釣中以其救人如

吉殆是耶

富韓公謝事居洛一日邵康節來謁公已
不通客惟戒門者曰邵先生來無早晚入
報是日公適病足臥小室延康節至臥床
前康節笑曰他客得至此邪公亦笑指康
節所坐胡牀曰病中心怦怦雖兒子來立
語遣去此一胡床惟待君耳康節顧左右
曰更取一胡床來公問故答曰日正中當

有一綠衣少年騎白馬候公公雖病強見之公薨後此人當秉史筆記公事公素敬康節神其言因戒閤人曰今日客至無貴賤立爲通既午果范祖禹夢得來遂延入問勞稠疊且曰老病卽死念平生碌碌無足言然麤懷朴忠他時筆削必累君願少留意夢得惶恐叵測避席謝後十餘年修裕陵實錄夢得意爲修撰韓公傳此事尹

侍郎說

雷申錫者江西人紹興中一舉中南省高第廷試前三日客死都下捷音與計踵至鄉里其妻日夜悲哭忽一夕夢申錫如平生自言我往爲大吏有功德於民故累世爲士大夫然嘗誤入死囚故地下罰我凡三世如意時暴死前一世仕久連蹇後忽以要官召纔入都門而卒今復如此凡兩

世矣要更一世乃能以償宿譴耳其事可
以有為治獄者之戒

右清尊錄廉宣仲布所撰或謂陸公務觀
所作非也蓋二公同時後人因誤指耳至
大改元三月華石山人識

清尊錄終

睽車志

說畧十八

雜記
十八

長安近城官道之側有大古墓以當行人
常所往來故獨久存不毀建炎初寇亂有
人發之得古銅鐘鼎之屬甚多驗欵識皆
三代物冢為隧道窟室土堅如石周匝皆
刻成人物侍衛之狀其冠服丈夫則幘頭
婦人則假紵衣皆寬袖頗類今制而小異
乃知數千載前冠服已嘗如此

龍舒人劉觀任平江許浦監稅其子堯舉
字唐卿因就嘉禾流寓試儻舟以行舟人
有女堯舉調之舟人防聞甚密無由得聞
既引試舟人以其重肩棘闈無已慮也日
出市貿易而試題適唐卿私課既得意出
院甚早比兩場皆然遂與舟女得諧私約
觀夫婦一夕夢黃衣二人馳至報榜云郎
君首薦觀前欲視其榜傍一人忽掣去云

劉堯舉近作欺心事天符殿一舉矣覺言
其夢而協頗驚異俄而拆卷堯舉以雜犯
見黜主文皆歎惜其文既歸觀以夢語之
且詰其近作何事匿不敢言次舉果首薦
于舒然至今未第也

岳侯死後臨安西溪寨軍將子弟因請紫
姑神而岳侯降之大書其名衆已驚愕請
其花押則宛然平日真迹也復書一絕云

經畧中原二十秋功多過少未全酌丹心
似石今誰愬空有遊魂徧九州秦相聞而
惡之擒治其徒流竄者數人有死者
常州一村媪老而盲家惟一子一婦婦一
日方炊未熟而其子呼之田所婦囑姑爲
畢其炊媪盲無所覩飯成捫器貯之誤得
溺器婦歸不敢言先取其當中潔者食姑
次以餉夫其親器臭惡者乃以自食良久

天忽晝暝覲面不相覩其婦暗中若爲人
攝去俄頃開明身乃在近舍林中懷掖間
得小布囊貯米三四升適足供朝晡明日
視囊米復如故寶之至今

治平丁未漳州地震裂長數十丈闊丈餘
有狗自中出視其底皆林木枝葉蔚然
程迥者伊川之後紹興八年來居臨安之
後洋街門臨通衢垂簾爲蔽一日有物如

言身已集
乃一美婦人。僅長五六寸。而形體皆具。容服甚麗。見人殊不驚。小聲歷歷可辨。自言我玉真娘子也。偶至此。非爲君崇。苟能事我。亦甚善其家。乃就壁爲小龕。香火奉之。頗能預言休咎。皆驗。好事者爭往求觀。人輸百錢。乃爲啓龕。至者絡繹。小阜程氏矣。如是。其年忽復飛去。不知所在。

紹興初。福建寇亂。賊魁曰張義。張萬全。葉百三。凶焰頗盛。提刑李稷臣諭降之。二張譖葉於稷臣。且言初無降意。將復爲變。稷臣信之。乃植大柱於通衢。取葉以鐵索鎖縛於柱。熾炭圍繞。醢和五辛飲之。備極楚毒。稷臣躬臨視之。葉大呼曰。我已就降。何罪至此。體皆焦爛。乃死。自是稷臣每獨坐時。見葉在側。大惡之。後三年。稷臣徧體生

瘡疱狀如火灼痛不可忍竟卒

宗左藏現嘗言家故澤州有第宅園圃墻

角有古冢因治地及之得一石誌題曰郡守李公之墓壘石爲藏棺中朽骨一具無他物而棺之側斲石爲乳婢抱哺一嬰兒不知其何爲也

向汲與其弟孿生狀貌酷相肖人不能辨一日汲自外歸弟婦以爲其夫也迎而呼

之不應隨而詈之遂批其頰汲正色謂之曰我乃伯也婦惶愧而退汲自是更其衣冠以自別異

宣和間沂密有優人持二子號曰胡孩兒年各六七歲童首而長鬣所至觀者如堵自云其婦孿生此二子生而有髭亦不知優人所自來後失所在尋而胡醜亂華蓋人妖也

逆亮末年自製尖鞞頭極長銳云便於鞞
而足指所不及謂之不頭又爲短鞭僅存
其半謂之沒下梢其後渝盟犯順果爲其
下所戕死于江上

劉先生者河朔人年六十餘居衡嶽紫蓋
峯下間出衡山縣市從人丐得錢則市鹽
酪以歸盡則更出日攜一竹籃中貯大小
筆椶帚麻拂數事遍遊諸寺廟拂拭神佛

塑像鼻耳竅有塵土卽以筆撚出之率以
爲常環百里人皆熟識之縣市一富人嘗
贈一衲袍劉欣謝而去越數日見之則故
褐如初問之云吾幾爲子所累吾常日出
菴有門不掩旣歸就寢門亦不扃自得袍
之後不衣而出則心繫念因市一鎖出則
鎖之或衣以出夜歸則牢關以備盜數日
營營不能自決今日偶衣至市忽自悟以

一袍故使方寸如此是大可笑適遇一人
過前卽脫與之吾心方坦然無復繫念嘻
吾幾爲子所累矣嘗至上封歸路遇雨視
途邊一冢有穴遂入以避會昏暮因就寢
夜將半睡覺雨止月明透穴照壙中歷歷
可見甕甃甚光潔北壁惟白骨一具自頂
至足俱全餘無一物劉方起坐少近視之
白骨倏然而起急前抱劉劉極力奮擊乃

零落墮地不復動矣劉出每與人談此異
或曰此非恠也劉有氣壯盛足以翁附於
枯骨耳今兒童拔雞羽置之懷以手指上
下引之隨應羽稍折斷卽不應亦此類也

宋陸偉撰

睽車志終

皆疑西山未易處閱數日獄成西山引諸
囚入教場縛二渠魁於中掩其心令諸軍
射箭如蝟而賊未死或斬或搃次第而畢
惟置趙於傍觀之次陵遲二渠魁且以心
肝祭大受訖補其二子以指使又配其二
女以良壻賞罰兼行士民驚服皆以爲趙
可生也事畢西山呼趙問之趙稱宗室不
絕西山曰宗室爲賊首則非宗室矣宜正

以王法決交脊二百而死

南康縣外二十里許有劉氏女少而慧父
母初以許蔡無故絕蔡而許吳吳亡又以
許蔡女曰吾一身而三許人何顏登人門
戶投潭水而死鄉社立賢女祠今存焉

菱芡皆水物也胡爲菱寒而芡暖蓋菱花
開必背日芡花開必向日故也桃杏雙仁
者必殺人其花本五出有六出必雙仁而

言者曰集
言勝
二
書院
殺人矣反常故也木實之蠹者必不沙爛
沙爛者必不蠹而能浮若不浮者亦殺人
蓋既沙爛則不能蘊畜而生蟲瓜至甘而
不蠹者以其沙也有物有則若可窮矣
馬友犯長沙向薊林捍之不敵而潰道遇
友別將方舟而來家人輩惶懼知弗脫矣
賊指求薊林愛妾妾聞命無懼色自語賊
曰必欲我當以車馬來賊許之妾卽盛飾

以待家人駭之然猶謂其往可以紓難頃
刻肩輿至卽奮而登既過河望賊舟不甚
相遠妾忽語輿卒欲少止群卒乃弛轎妾
一躍入水急援之已絕矣賊相顧不發薊
林亦悠然而去

岳鄂王飛謝收復河南赦及罷兵表畧曰
夷狄不情犬羊無信莫守金石之約難充
溪壑之求暫圖安而解倒垂猶云可也欲

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又曰身居將闔
功無補於涓埃。口誦詔書。面有慚於軍旅。
又曰尚作聰明而過慮。徒懷猶豫以致疑。
蓋無事而請和者。謀恐卑辭而厚幣者。進
願定規於至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幽燕。
終欲復讐而報國。誓心天地。當令稽首以
稱藩。未幾虜渝盟。河南復陷。後六十年得
虜之南遷錄。見當時諸會議論。銳意爲取

江南之計。歸三京以誘吾歸兵於平地。吾
保河南則江必虛。若吾不守河南則。是彼
嘗見歸吾自棄。置遺民當自歸。曲於吾矣。
虜謀若此。鄂武穆之料敵。信不妄云。

徽廟一日幸來夫人閣。就灑翰于小白團
扇。書七言十四字。而天思稍倦。顧在側。璫
云汝有能吟之客。可令續之。乃薦鄰里太
學生。旣宣入內侍省。恭讀宸製。不知指意。

乞爲取旨或續句呈或就書扇左上曰朝
來不喜餐必惡阻也當以此爲詞以續于
扇續進上大喜會將策士生於未奏名徑
使造庭賜以第焉上御詩曰選飯朝來不
喜餐御廚空費八珍盤生續曰人間有味
俱嘗遍只許江梅一點酸

唐李涉過皖口之西遇大艦過其征數十
人持兵伏問是何人從者曰李涉博士船

也其豪首曰若是李涉聞詩名已久但希
一篇金帛非敢取也李乃贈一絕云暮雨
蕭蕭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聞相逢不用
相迴避世上于今半是君

真廟朝寢殿側有古檜秀茂不群名御愛
檜然橫礙殿簷真皇意欲去之一夕風雷
轉摺其枝時以爲瑞

諸葛武侯薦馬超於先主關羽恐其出已

右移書問之。武侯曰：可與益德並驅馳，衡然非髯將軍比也。羽聞而喜，余謂武侯此語既不掩超之美，又有以結羽之心，深沉大畧，可涯涘邪？當其兵數敗衄，時下教曰：今非將不善兵，不衆而敗，蓋亮未聞過耳。諸君攻亮之過，則兵決可勝。夫人有失，誰不懷忌，而武侯獨願聞其過，豈不誠大丈夫哉。

端平甲午七月八日，我師尅復彭城，麾下洪福得亡金人手抄詩，余於其中得一二篇，迺知河朔幽燕渾厚之氣至此散矣。因錄于後。李國棟夏卿感懷云：東金西木兩睽違，由此生男不足依。但願相忘不相顧，莫言誰是復誰非。幾家能用三牲養，千古空傳五綵衣。一把殘骸著無處，不歸溝壑欲誰歸。自注云：瑤瑛子曰：東金西木，定生

五逆之男僕命庚申日甲申時政爲此爾
梁仲經哀遼東一首云守臣肉食頭如雪
夜半群胡登雉堞十萬人家靡孑遺馬蹄
殷染衣冠血珠玉盈車宮殿焚娟娟少女
嬪羶葷路逢人語辛酸事骨痛心摧不忍
聞我今來作遼陽客入境臨風弔冤魄遼
水無聲遼地空蕭蕭暮雨天垂泣青綾慣
睡直承明徧褻縵胡不稱情見說豺狼當

路立自憐烏鵲遶枝驚安邊計策無何有
憂國形骸太瘦生何日凱還思舊職不才
猶可薦咸英史舜元哀王旦一首云八月
風高胡馬壯胡兒彎弓向南望鐵門不守
犯孤城失我堂堂仁勇將將軍之起本儒
臣緯武經文才過人墨磨盾鼻掃千字箭
射戟牙驚六軍憶昔同時初上疏明日東
華聽宣諭我從金轂東巡邏公總干戈練

征戍三月和兵好始修。胡兵一夜襲通州。
練衣出郊雖頻戰。氊帳沿河未肯休。將軍
盡出兵如水。燒胡之車破胡壘。倒戈棄甲
十萬人。亂轍靡旗三百里。金甲煌煌金印
光。詔書命我守昆陽。然知人有百夫勇。可
奈倉無一日糧。叛臣暗作開門策。一虎翻
爲群犬獲。胷中氣憤爆雷聲。領下鬚張蝟
毛磔。將軍雖死尚如生。萬里遙傳忠義名。

昔聞陝右段忠烈。今見常山顏杲卿。棟朽
榱崩人短氣。平生况切同年義。試歌慷慨
一篇詞。定洒英雄千古淚。王旦者。昆陽守
王子明也。余於感懷篇著其無父子之道。
亡國之本也。於哀遼東京王旦篇著其敗
亡之迹。以見天道之好還也。

明之象山士子史本有木犀。忽變紅色。異
香。因接本獻闕下。高廟雅愛之。畫爲扇面。

仍製詩以賜從臣云月宮移就日宮栽引
得輕紅入面來。好向煙霄承雨露。丹心一
點爲君開。又云秋入幽巖桂影團。香深粟
粟照林丹。應隨王母瑤池宴。染得朝霞下
廣寒。自是四方爭傳其本歲。接數百史氏
由此昌焉。一卉之微。香色稍異。能動至尊
入品題。且昌其主。可以人而不如木乎。
世論多以阮籍爲放曠。不羈之士。守禮法

者羞言之。蓋以迹而不以心也。余見其沉
酣不理。若與世違。然觀漢楚戰場。則曰時
無英雄。使稚子成名。豈忘慮於世變哉。口
不臧否。然待人以青白眼。豈無意於人物
哉。居喪飲酒食肉。然慟哭則嘔血數斗。豈
不情於哀戚哉。當其王室不競。強臣擅威。
戮大臣如刺犬豕。故張華衛瓘以清直死。
嵇康以高簡死。王衍以清談死。陸機陸雲

言部集
九
書院
以後才死至文帝將求婚鍾會欲詢以時事而致之罪而籍終皆以沉湎避其察微見遠寄託保身非高出數子之上其能脫屣於禍穽哉吁善觀人者當考其迹而逆察其心乃可也

曲帥端統兵日有叔父必欲居將列以功名自見力止之不聽遂以偏將出戰後竟敗歸端勞傷撫殘之餘軍正以將叔敗告

謂當伏誅不免委諸法既誅矣端乃成服發喪其祭文曰嗚呼斬叔者涇原統制祭叔者姪兒曲端尚享士莫不畏服又方秦丞相殺諸公時趙公鼎薨於謫所有名士大夫遣祭於道間秦聞而索之將羅織以罪而其文止叙年月日具位姓名致祭于某官之靈嗚呼哀哉尚饗而已秦竟不得而罪焉

雲山

建炎樞密聶昌臨川人也上庠釋褐出身
元名山御筆改今名朝廷令往河北割地
粘罕令撤傘而後見昌云彼此皆王臣也
平交耳安有撤傘之禮竟不從粘罕亦莫
之屈當時河北百姓不肯割土昌因與虜
爭死之謚榮愍

明之慈谿縣西北有慶安寺寺前有古松
夾道綿亘數里望之如蒼雲其一最巨而

奇蜿蜒若龍飛偃如蓋臨池之上寺後有
泉出於深谷僧以巨竹連筒引行數里支
分于松下石池溢入于溪舒龍圖亶有詩
云門前屏障遶潺湲付與林僧夜定還松
蓋作雲遮十里竹龍行雨出千山白公香
火蓮開後謝氏池塘草夢間我亦鳳凰臺
上客圖閒却笑未能閒其後邑長沈時升
有造舟之役睥睨茲松將斤焉里士馮文

學輒作詩以遺沈賴以不伐松因詩而壽
焉詩曰寒松一榦老蒼蒼古寺門前歲月
長匠伯偶圖舟楫利禪翁方患斧斤傷得
全此日同齊 勿翦他年比召棠可但與
君期久遠相將俱列大夫行

寫照非畫物比蓋寫形不難寫心惟難也
夫帝堯秀眉魯僖司馬亦秀眉舜重瞳項
羽朱友敬亦重瞳沛公龍顏嵇叔夜亦龍

顏世祖日角唐高祖亦日角文皇鳳姿李
相國亦鳳姿尼父如蒙魃陽虎亦如蒙魃
竇將軍鳶肩駱賓王亦鳶肩揚食我熊虎
之狀班定遠乃虎頭司馬懿狼顧周嵩乃
狼抗若此者寫之似足矣故曰寫形不難
夫寫屈原之形而肖矣儻筆無行吟澤畔
懷忠不平之意亦非靈均寫少陵之貌而
是矣儻不能筆其風騷沖澹之趣忠義傑

特之氣峻潔葆麗之姿奇僻贍博之學離
寓放曠之懷亦非浣花翁蓋寫其形必傳
其神傳其神必寫其心否則君子小人貌
同心異貴賤忠惡奚自而別形雖似何益
故曰寫心惟難

臨川藏一居士陳郁仲文撰

話腴終

朝野僉載

說畧二十雜記

周洛州司倉嚴昇期攝侍御史於江南道
巡察性嗜水獮肉所至州縣烹宰極多小
事大事入金則弭凡到處金銀爲之踊貴
故江南人號爲金牛御史

周春官尚書闈知微和默啜司賓丞田歸
道爲副至牙帳下知微舞蹈宛轉抱默啜
靴鼻而吮之歸道長揖不拜默啜大怒倒

懸之經一宿乃放及歸與知微爭於殿庭
言默啜不必和知微堅執以爲和默啜果
反陷趙定知微誅九族拜歸道夏官侍郎
右拾遺良弼使入匈奴坐帳下以不潔
食之良弼食盡一盤放歸朝廷耻之

周文昌左丞孫彥高無他識用性頑鈍出
爲定州刺史歲餘默啜賊至圍其郭彥高
却鎖宅門不敢詣廳事文案須徵發者於

小窻內接入賊旣乘城四入彥高乃謂奴
曰牢關門戶莫與鑰匙其愚怯皆此類俄
而陷沒刺史之宅先殲焉

周契丹賊孫萬榮之寇幽州河內王武懿
宗爲元帥引兵至趙州聞賊數千騎從北
來乃棄兵甲南走邢州賊退方更向前軍
回至都置酒會郎中於御前嘲懿宗曰長
弓短度箭蜀馬臨堦騙去賊七百里隈墻

獨自戰甲仗總拋却騎猪正南竄上曰懿宗有馬何因騎猪對曰騎猪者夾豕走也上大笑懿宗貌短醜故曰長弓短度箭周左領軍權龍褒將軍不識忌日問府史曰何名私忌對曰父母亡日請假獨坐房中不出褒至忌日於房中靜坐有青狗突入房中褒大怒衝破我忌更陳牒改明朝好作忌日談者笑之

周推事索元禮時人號為索使訊囚作鐵籠頭呼角切其頭仍加楔焉多至腦裂髓出亦為鳳曬翅等以椽關手足而轉之竝研骨至碎亦懸囚於梁下以石縋頭其酷法如此元禮故胡人薛師假父後坐贓賄流死嶺南

唐監察御史李全交專以羅織為業臺中號為人頭羅剎殿中號為鬼面夜叉訊囚

引枷柄向前名爲驢駒拔檟縛枷頭著樹
名曰犢子懸車兩手捧枷累磚於上號爲
仙人獻果立高木之上枷向後拗之名玉
女登梯

隋末深州諸葛昂性豪俠渤海高瓚聞而
造之爲設雞肫而已瓚小其用明日大設
屈昂數十人烹猪羊等長八尺薄餅濶丈
餘裹餡麤如庭柱盤作酒盃行巡自爲金

剛舞以送之昂至後日屈瓚屈客數百人
大設車行酒馬行炙挫確斬膾磴轆蒜齋
唱夜叉歌師子舞瓚明日復烹一雙子十
餘歲呈其頭顱手足座客皆喉而吐之昂
後日報設先令要妾行酒妾無故笑昂叱
下須臾蒸此妾坐銀盤仍飾以脂粉衣以
錦繡遂擘骹肉以啖瓚諸人皆掩目昂於
妳房間撮肥肉食之盡飽而止瓚羞之夜

遁而去昂富後遭離亂狂賊來求金寶無
可給縛於椽上炙殺之

唐益州新昌縣令夏侯彪之初下車問里
正曰雞子一錢幾顆曰三顆彪之乃遣取
十千錢令買三萬顆謂里正曰吾未要且
寄雞母抱之遂成三萬頭雞經數月長成
令吏與我賣却一雞三十文半年之間成
九十萬又問竹筍一錢幾莖曰一錢五莖

又取十千錢付之買得五萬莖又謂未須
且林中養之至秋成五萬莖竹令賣一莖
十錢遂至五十萬其貪猥不道皆此類

唐滕王極淫諸官妻美無不嘗徧詐言妃
喚卽行無禮時典籤崔簡妻鄭氏初到王
遣喚欲不去懼王之威去則被辱鄭曰昔
愍懷之妃不受賊胡之逼當今清泰敢行
此事邪遂入王中門外小閣王在其中鄭

入欲逼之鄭大叫左右曰王也鄭曰大王豈作如是必家奴耳取一隻履擊王頭破抓面流血妃聞而出鄭氏乃得還王大慙旬日不視事簡每日參候不敢離門後王衙坐簡向前謝過王慙却入月餘日乃出諸官之妻曾被王喚入者莫不羞之其壻問之無辭以對

唐杭州刺史裴有敞疾甚令錢唐縣主簿

夏榮看之榮曰使君百無一慮夫人早須崇福以禳之崔夫人曰禳須何物榮曰使君娶二姬以厭之出三年則厄過矣夫人怒曰此獠狂語兒在身無病榮退曰夫人不信榮不敢言使君合有三婦若不更娶於夫人不祥矣夫人曰乍可死此事不相當也其年夫人暴亡敞更娶二姬周大足年中秦州鄭家莊有一兒郎年二

十餘日晏於驛路上見一青衣女子獨行
姿容姝麗郎君屈就莊宿將衣被同寢至
曉門久不開呼之不應於窻中窺之惟有
腦骨頭顱在餘竝食訖家人破戶入一物
不見於梁上暗處有一大鳥衝門去或云
羅刹魅也

唐柴駙馬紹之弟有材力輕矯迅捷躡身
以上挺然若飛十餘步乃止嘗著吉莫靴

上磚城直至女墻手無板引又以足指緣
佛殿柱至簷頭捻椽覆上越百尺樓閣了
無障礙文武聖睿皇帝奇之曰此人不可
以處京邑出爲外官時人號爲壁飛
唐垂拱四年安撫大使狄仁傑檄告西楚
霸王項君將校等畧曰鴻名不可以謬假
神器不可以力爭應天者膺樂推之名背
時者非見幾之主自祖龍御宇橫噬諸侯

任趙高以當軸棄蒙括而齒劔沙丘作禍
於前望夷覆滅於後七廟墮圯萬姓屠原
鳥思靜於飛陳塵作魚豈安於沸水赫矣皇
漢受命玄穹膺赤帝之禎符當素靈之缺
運俯張地紐彰鳳舉之符仰緝天綱鬱龍
興之兆而君潛遊澤國嘯聚水鄉矜扛鼎
之雄逞拔山之力莫測天符之所會不知
曆數之有歸遂奮關中之翼竟垂垓下之

翅蓋實由於人事焉有屬於天亡雖驅百
萬之兵終棄八千之子以爲殷鑒豈不惜
哉固當匿魄東峯收魂北極豈合虛承廟
食廣費牲牢仁傑受命方隅循革攸寄今
遣焚燎祠宇削平臺室使蕙檄銷盡羽帳
隨煙君宜速遷勿爲人患檄到如律令遂
除項羽廟餘神竝盡惟會稽禹廟存焉
周則天時謠言曰張公喫酒李公醉張公

者易之兄弟也李公者言王室也

周杭州臨安尉薛震好食人肉有債主及
奴詣臨安止於客舍飲之醉竝殺之水銀
和煎并骨銷盡後又欲食其婦婦知之踰
墻而遁以告縣縣令詰之具得其情申州
錄事奏奉勅杖一百而死

周舒州刺史張懷肅好服人精唐左司郎
中任正名亦有此病

周郎中裴珪妻趙氏有美色曾就張璟藏
卜年命憬藏曰夫人目長而慢准相書猪
視者淫婦人目有四白五夫守宅夫人終
以姦廢宜慎之趙笑而去後果與合宮尉
盧崇道姦沒入掖庭

唐宜城公主駙馬裴巽有外寵一人公主
遣人執之截其耳鼻剝其陰皮附駙馬面
上并截其髮令廳上判事集僚吏共觀之

駙馬公主一時皆被奏降公主爲郡主駙馬左遷也

唐開元二年衡州五月頗有火災其時人盡皆見物大如甕赤如燈籠所指之處尋而火起百姓咸謂之火殃

周末昌中涪州多虎暴有一獸似虎而絕大逐一虎殺之錄奏檢瑞應圖乃曾耳也不食生物有虎則殺之

漢發兵用

符及唐初爲銀兔符以兔

子爲符瑞

又以鯉魚爲符瑞爲銅魚

符以佩之至爲周武姓也玄武龜也又以銅爲龜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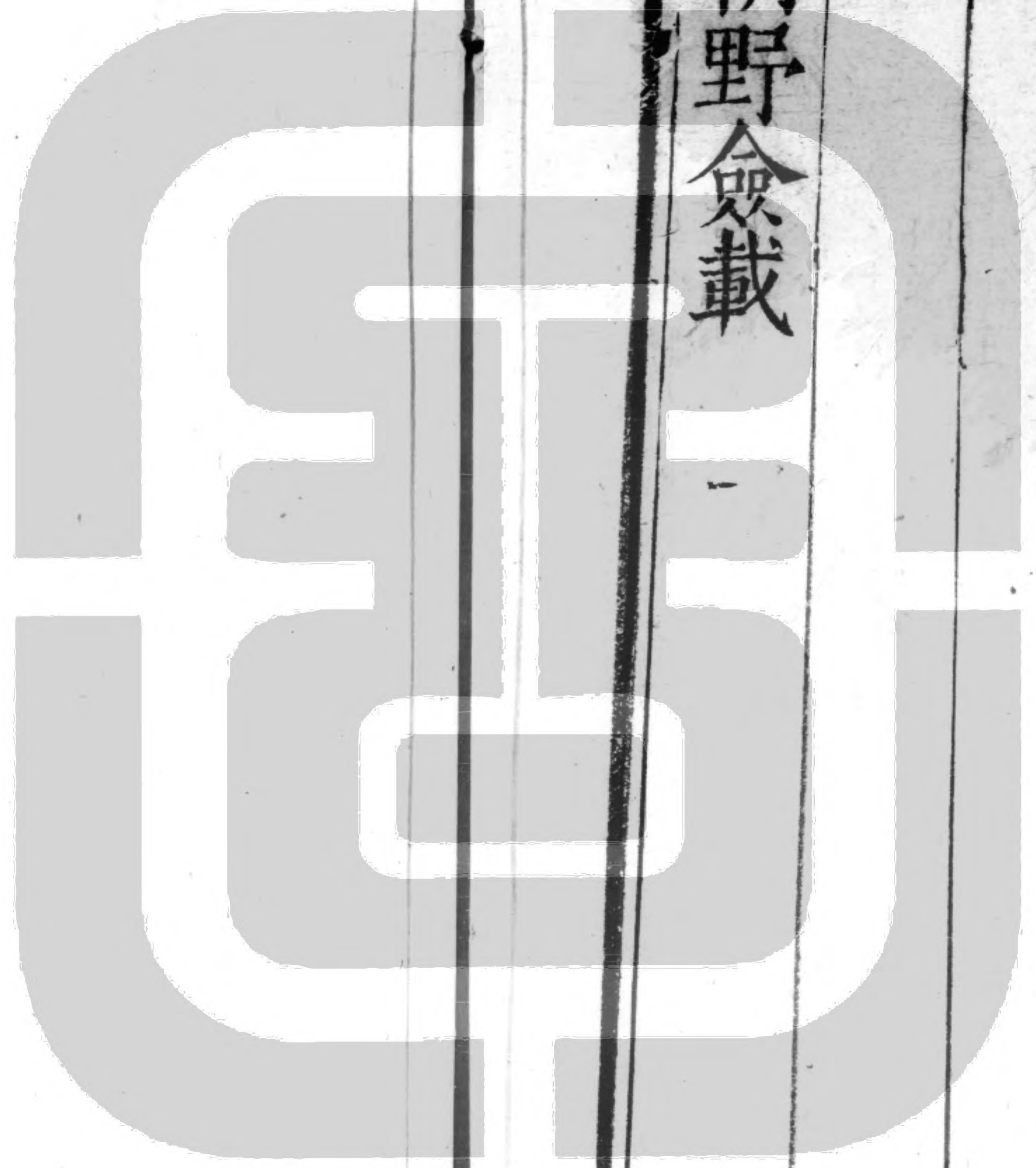
柳州古桂陽郡也有

妻生子名曰曾日中無影焉年七十

親見其孫子具說道士曹體一卽其從孫姪云的不虛故知邴吉驗影不虛也

唐張鷟撰

朝野僉載



律